

麟慶知交手札

林 宏 作

二、解 題

此卷所收書札凡二十三封、隨意裱成長卷、既無署題、又無跋識、不知出於誰人之手。然卷中可確認爲致麟慶者居其泰半、因以《麟慶知交手札》稱之、或較前此泛稱爲《林則徐等信札》^①明確。書札執筆者、如阮元·伊里布·英和·蔣立鏞·陶澍·蔡之定·郎葆辰·林則徐·湯貽汾·錢儀吉諸人、皆係有清嘉慶·道光朝政治上之重要人物、或文化藝術界之翹楚。又麟慶掌江南河道十年、書札中屢見治水清河事、或有所建言、或有所討論、國計民生息息有關、頗可補史料之不足。數年前大阪書畫商蒼頡庵自北京翰海購獲此卷、囑余釋文、藏之篋中、未遑問世。去歲取出、重加校訂、即此篇釋文部分。又以麟慶及書札執筆者、多非坊間所能習知、因就其生平事跡、略事解題、或可爲讀此長卷者之一助焉。唯筆者於治水一事、略無所知、不敢置喙、容待高明、是所望焉。

二〇一〇年春四月

麟慶（一七九一—一八四六）、字見亭、完顏氏、滿洲鑲黃旗人。嘉慶十四年（一八〇九）進士、授內閣中書、遷兵部主事、改右春坊右中允。道光元年（一八二一）與修仁宗實錄。三年（一八二三）出為安徽徽州知府、調潁州、擢河南開歸陳許河道。歷河南按察使、貴州布政使、護理巡撫。十三年春正月丁酉（一八三三）擢湖北巡撫、三月戊戌授江蘇河道總督、丁母憂、改署理。服闋、乃實授。後兼署兩江總督、管兩淮鹽政。任河督十年、功最多。以河水溢崔鎮、論罷。後再起、為二等侍衛庫倫辦事大臣、改四品京堂、皆未真拜、宗稷辰為撰墓志銘、遽稱「前江蘇河道總督」、從其舊階故也。著有「黃運河口古今圖說」、「河工器具圖說」、「凝香室集」。傳見「清史稿」卷三百八十三。

手札(1)云、

「捧讀尊處敬陳南河大局一摺欽奉硃批。觀汝所論、頗為正當。……勤實慎勉而外、朕無可諭矣。」

案「麟慶本傳」云、

「（道光）十三年……（麟慶）疏陳籌辦南河情形、……疏入、詔嘉其言正當、勗慎勉從事。」

宗稷辰「完顏公墓誌銘」亦云、

「（麟慶）請率由舊章。上以為所言當期以勤實慎勉。公（麟慶）益感奮。」

三者所言正相吻合、手札(1)雖未署收件者氏名、其致麟慶者蓋無可或疑矣。

又「墓誌」所謂「率由舊章」、當是麟慶「疏文」中之「擬規復磨盤埽舊制」、「磨盤埽」之詳情、不得而知。或即「疏文」所謂「近年河湖交蔽、欲復舊制、不外蓄清刷黃。古人引導清水、三分濟運（河）、七分刷黃（河）、得力在磨盤埽」之意也乎。況文中屢再言及蓄水・堵合・土工・挑挖、疏浚、而「以蘆葦為工程必需、右營蕩地荒廢、產蘆不足、請築

圩蓄水以資灌溉」云云、皆與築造「防水堤」有關、「正字通」云、

「堤岸曰埭。竹木爲枋、和土以捍水。今黃河之役用之。」

「磨盤埭」之意或在此乎。有待高明指教。

札末署「同人公啓」、蓋共事之人所連署之書函形式也。麟慶疏陳籌辦南河情形、一獲皇帝朱墨批答、其內容隨即下達當事者、若非近侍皇帝左右之人豈能一至於此乎。或宦官之流有一「同人」組織、而專以通報內廷情事爲職乎。又「嘉平」即太陰曆十二月臘祭、手札(1)之必書於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廿三日可知矣。

此卷所收英和手札凡有(2)·(12)·(14)三封、札末皆署有「見亭河帥」、其爲致麟慶者蓋無可或疑也。札(2)開首即稱「另牋及摺稿細閱之」、是麟慶先有一函致英和、並附其摺奏書稿。此札即爲答覆麟慶者、而所引摺中、若「治黃無策」諸事、皆與麟慶「本傳」所述「疏陳」相一致、其爲致麟慶之書札益可證矣。唯札中「所開文武員弁」云云、未及列述其人、「本傳」亦未提及、今則不知其詳矣。

英和(一七七一一一八四〇)、滿洲正白旗人、姓索綽絡氏、字定圃、號胸齋、幼名石桐、字樹琴。尚書德保子。少有異才、和坤欲壻之、不可、頗銜之。乾隆癸丑(一七九三)殿試、恐爲所中、乃變易書體、得免。選庶吉士、授編修、累遷侍讀。洎仁宗親政、知其拒婚事、遂嚮用。累遷內閣學士、授禮部侍郎·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又首言開捐之弊、有永停捐例之詔、吏治一變。道光間請行海運、數主試。官至戶部尙書、協辦大學士。坐督寶華峪工程不堅落職、逮籍遣戍。姚瑩詳紀其本末(「續碑傳集」卷二)。有「思慶堂集」。『本傳』見『清史稿』卷三百六十三。

英和風雅愛才、工詩文、善書法、幼時臨多寶塔、少壯得趙孟頫之神。後列劉墉之門、晚年兼以歐陽詢·柳公權自成一家、與成哲親王、劉墉並名當世。此卷所收三札皆以「河帥」稱麟慶。麟慶之實授河道總督在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以後、

英和晚年書風可以從而窺知矣。英和爲人作書、輒用「鸚哥嬌」印章、「東坡文集」以草書雜用真行者謂之「鸚哥嬌」、意謂鸚哥之於人言、止能道此數句耳。蓋英和之謙詞矣。潘詒「煦齋先生自龍沙寄惠書幅」有「左相丹靑猶倚馬、右軍書字慣籠鵝」句、是英和善書、兼長繪事也。

英和長麟慶二十歲、若以一八三三年爲計、則英和時年六十三、是札(12)有自稱「衰朽」之言。又英和「惲太夫人傳」稱「吾從姊歸完顏氏、爲河南布政使諱岱之夫人、生吾甥泰安知府廷鑑、以太母命求得寮友陽湖惲少尉之賢女以爲子婦、今世所稱荃湖夫人(惲珠)是也。」是麟慶之父廷鑑爲英和之甥、則英和輩分應長麟慶兩輩矣。又同札述及之「雲汀」即陶澍。容後文詳述。

札(14)所稱「徐州王觀察」不知其人、或王氏受麟慶之託負、而於「觀察各道官吏」之際、順道訪見英和「面致厚意」、英和因作此札奉謝、並以十行本易·書·詩三經註疏奉贈、二人既有遠親之誼、蓋非常套虛飾所能道及者。又札中言及「戊子春住清江」一事、即道光八年(一八二八)英和銜命勘南河工程、住於清江浦、今江蘇淮陰縣北、時爲河道總督·漕運總督駐紮之處也。

又「十行本」者、即宋末刊行之「十三經注疏」合刻本、頁以十行、故有此稱。阮元「重刻宋板注疏總目錄」云、「逮兩宋刻本浸多、有宋十行本注疏者、即南宋岳珂『九經三傳沿革例』所載建本附釋音注疏也。其書刻于宋南渡之後。由元入明、遞有修補。至明正德中、其板猶存。是以十行本爲諸本最古之冊。」

英和謂「攷證家稱爲祖本」是矣。唯此十行本是南宋原刻、抑後代修補之本、蓋不得而知矣。

手札(3)文長、約有一千二三百字、纖纖細字、工整秀麗。書者惲蘭枝、傳略不詳。札中首稱「河督大人賢甥閣下」、文末有「惟忝在甥舅」云云、是麟慶與惲蘭枝誼屬甥舅可知矣。案宗稷辰「完顏公墓誌銘」云、

「妣氏惲封太夫人，世所稱賢母，能以詩書教子者也。」

又陸繼輅『山東泰安知府完顏君廷鑑墓誌銘』亦云、

「君娶常州惲氏。惲恭人有兄曰秉怡，余友也。故余因惲君識君。」^③

案惲之姓氏，中國史上極其罕見。其姓蓋以漢之楊惲為始祖，早居常州。迄於清季，常州以外鮮有以惲為姓者。清初惲格（字壽平，號南田，以字行），詩書畫三絕，尤精於花竹禽蟲，獨開生面，名揚天下，常州惲氏更為海內外所知。麟慶之父完顏廷鑑娶常州惲氏。惲氏兄既為秉怡，^④則惲氏即惲毓秀之女，世所稱蓉湖夫人惲珠也。其生也，祖母唐夢老嫗授大珠，遂命之曰珠。

惲珠（一七七一一一八三三），字星聯，號瑜浦，晚號蓉湖散人，惲壽平族孫女。工紉繡，在泰安時，繡五大夫松圖。在潁州時，繡東園圖。尤精繪事，受之族姑惲冰（字清於，號浩如，一號蘭陵女史），深得甌香館賦色家法。選閨秀詩「正始集」，又仿「列女傳」纂「蘭閨寶籙」六卷。著有「紅香館詩草」。「本傳」見「清史稿」卷五百八。

丘濬（一四二〇—一四九五），字仲深，廣東瓊山人。明景泰五年（一四五四）進士，累官文淵閣大學士。性褊隘，議論好矯激。又性嗜學，既老，右目失明，猶披覽不輟。記誦淹洽，冠絕一時，故其文章爾雅，終勝遊談無根者流，在有明一代亦不得不置作者之列焉。^⑦有「大學衍義補」、「重編瓊臺藁」（裔孫丘爾毅選編）。「本傳」見「明史」卷一百八十一。

邵寶，字國賢，江蘇無錫人。明成化二十年（一四八四）進士，累官江西提學副使，修白鹿書院學舍，處學者，其教以致知力行為本。為詩文，典重和雅，以李東陽為宗。其詩清和澹泊，尤能抒寫性靈。其文邊幅少狹，而高簡有法，要無愧於醇正之目。^⑧有「左麓學史」、「簡端」二錄。「定性書說」、「漕政舉要」、「容春堂集」。「本傳」見「明史」卷二百八十二。

札中所引邵寶之言、即就其「治河論」前半摘要節錄者、見「容春堂前集」卷九。唯札中所謂「賈魯之三策」、似非邵寶「某爲上策、某爲下策、某爲中策」之意。漢哀帝時、河從魏郡以東、北多溢決、水迹難以分明、求能浚川疏河者、賈讓時爲待詔、因奏「治河三策」。上策爲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、決黎陽遮害亭、放河使北入海。中策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、使民得以溉田、分殺水怒。下策則繕完故隄、增卑倍薄。詳見「漢書」卷二十九「溝洫志」。

又案賈魯（一二九七—一三五三）、字友恒、河東高平人。元至正四年（一三四四）、河決白茅堤、又決金堤。賈魯循行河道、考察地形、往復數千里、備得要害、爲圖上進二策。其一、議修築北堤、以制橫潰。其一、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、使復故道。一三四六年以治水有功、超拜榮祿大夫·集賢殿大學士。後從脫脫平徐州、脫脫既旋師、命魯追餘党、竟卒于軍中。『本傳』見『元史』卷一百八十七。其治水事則詳見『河渠志』。

又以賈魯名河者有二、一在河北省東明縣東南、即河決白茅隄、賈魯輿繕鳩工、河復故道、因以魯名。一在河南、即古之溟蕩渠·秦漢之鴻溝·宋之惠民河、賈魯修濬之、因有此名。

潘季馴（一五二一—一五九五）、字時良、烏程（浙江吳興）人。明嘉靖二十九年（一五五〇）進士、累遷右都御史·工部尚書。凡四奉治河命、前後二十七年、習知地形險易、增築設防、置官建閘、下及木石椿埽、綜理纖細。有「河防一覽」·「兩河管見」·「兩河經略」·「潘司空奏疏」·「留餘堂集」。『本傳』見『明史』卷二百二十三。

靳文襄即靳輔、詳見手札(4)解題。

又案「稔」、年也。比年、每歲也。「比稔」句意不明確、未知有無筆誤、抑另有特殊用法否。然札中有「道光七年、制軍……今又閱七年矣」、則此函應作於道光十四年（一八三四）、而麟慶之「蒞任清江受事」亦應在是年矣。

手札(4)「吾師奉安窰窰事畢、即膺綸音出摠南河」·「吾師前此觀察南豫」·「朝廷以南河比年告傲……特簡師門總理」

云云、皆與麟慶「本傳」或「墓誌銘」所述相合、而更爲詳晰、若「蒲月（陰曆五月）初、迎其母靈輅入都」、「安抵袁浦」、「東河普慶安瀾」諸事是矣。嚴芝此札稱麟慶爲「夫子」、「吾師」、「師門」、而自稱「門牆下士」、其爲麟慶門生無疑矣。又稱麟慶「莅豫數載……官民並受其福」、總理南河「中外共慶得人」、「卓識鴻才」、是「延跂而冀勳業之成」、麟慶果如其弟子嚴芝之所期冀乎。『清史稿本傳』論云、

「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、南河爲漕運所累、愈治愈壞。……麟慶·潘錫恩循其成法、幸無大敗而已。」
歷史功罪、千秋自有定評。麟慶「率由舊章」、而「詔嘉其言正當」、蓋又非可一言以定論矣。

潘錫恩、字芸閣、安徽涇縣人。嘉慶十六年（一八一七）進士、選庶吉士、授編修。大考第一、超擢侍讀。道光四年（一八二四）、復大考一等、擢侍讀學士。時河患急、上疏條陳河務、主「蓄清敵黃」之說、宣宗聽其議。五年、命以道員發往南河、補淮陽道。六年、授南河副總河。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）、疏言灌塘之法、與麟慶之說合、尋代麟慶爲南河道總督。二十八年（一八四八）、以病乞歸。同治五年（一八六六）、鄉舉重逢、加太子少保、人稱潘宮保。六年、卒。傳見『清史稿』卷三百八十三。

靳輔、字紫垣、漢軍鑲黃旗人。順治九年（一六五二）、以官學生考授國史館編修、改內閣中書、遷兵部員外郎。康熙初、自郎中四遷內閣學士。十年（一六七二）授安徽巡撫。十六年（一六七七）、授河道總督。時河道久不治、靳輔到官、周度形勢、博採輿論、爲八疏同日之上。首議疏下流、二議治上流淤墊、三議培修臨湖殘缺隄岸、四議塞黃·淮各處決口、五議閉通濟閘壩、濬清口至清水潭運河、六議規畫經費、七議裁併冗員、明定職守、八議工竣後、設河兵守隄。三十一年（一六九二）十一月、卒、賜祭葬、謚文襄。傳見『清史稿』卷二百七十九。

靳輔八疏以濬下流爲第一、節費不得已而議減水、蓋其治水實承有明潘季馴借黃以濟運、又借淮以刷黃、束水以攻沙之成法、輔即以是底績。然其初議終不能爲人所盡用、大舉濬治遂亦不能矣。

此札作者嚴正基，原名芝，字山舫，湖南澧浦人。副貢生。少隨父嚴如煜練習吏事。道光中，官河南知縣，有聲。擢鄭州知府，治賈魯河，息水患。咸豐初，侍郎曾國藩、呂賢基文章薦之，命赴廣西治軍需，授右江道，擢河南布政使，留廣西。時粵匪披猖，將帥齟齬，師久無功，正基曲為調和，疏論其事。二年（一八五二）桂林圍解，賜花翎。尋隨大軍赴湖北，署湖北布政使，調廣東，復赴廣西清覈軍需，內召授通政副使，遷通政使。七年（一八五七），引疾歸，卒。傳略見『清史稿』卷三百六十一。

手札(5)作者蔣立鏞（一七八六一—一八四七），字序東，號芝山，又號笙陔，湖廣竟陵（今湖北天門）人。嘉慶十六年（一八一二）進士。殿試後，帝以「青衿爭出玉宮」命對，立鏞朗聲誦出「朱筆獨點天門」下聯，帝大悅，取為一甲第一名狀元。授翰林院修撰，遷國史館纂修，協修，歷任翰林院學士，朝考閱卷大臣，內閣學士。勤奮好學，才思敏捷。又善書法，前人墨迹多所珍藏。唯性格耿直，不喜逢迎，故仕途未見順暢，札中「十餘年來歲月竟成虛度」，蓋是有所感而發矣。

札中稱「猶憶辛壬同直」云云，案「辛壬」應是道光元年辛巳（一八二一）與二年壬午（一八二二）。道光元年麟慶與修仁宗實錄，三年出為徽州知府。蔣既稱「同直」，則亦與修實錄，與麟慶有二年同直之誼也。又此札書於同直之後十餘年，其門生張書紳「前挑南河試用……久叨庇蔭」，是麟慶真除河督（一八三三年）以後事。又蔣立鏞自稱家君蔣祥墀「精神尚覺健旺」，案蔣祥墀卒於一八四〇年，年七十有九。^⑨蔣立鏞此札應作於道光十三年至二十年之間可知矣。

手札(6)未署「名正具」。案「具」有開列之意，蓋名姓經已開列或刷印於信封，名片正面，則名片背面或信箋之內無須再行署名故也。今名片信封經已不存，則發信者名諱遂亦不詳矣。然既稱麟慶為「年大人」，蓋是科舉同年，此札作

者或亦嘉慶十四年之進士乎。

又「陳譚」之陳即陳鳳翔、「黎病」之黎即黎世序、「孫罷」之孫即孫玉庭、「張歸」之張即張文浩，皆嘉慶道光年間治河漕運之重要人物。陳鳳翔，字竹香，江西崇仁人。嘉慶十四年（一八〇九），擢河東河道總督，逾年，調南河。時南河敞壞已久，河湖受病日深，詔以著清敵黃為急務，其要在修復高堰之堤。十六年（一八一二），疏陳急治河口及運河各工，高堰二堤亦次第興辦。尋偕兩江總督勒保奏報堵合禦黃，鉗口兩壩，上以其疏「海口北岸無人烟之地，面面皆水」明是新決諱飾。適王營減壩土隄又決，詔切責，革職留任。又以海口不能暢，下壅故上潰，諉為淮海道黎世序所言，而世序實謂下壅在倪家灘新堤上下，非在海口。世序屢請籌辦，鳳翔視為緩圖，詔斥因循貽誤。十七年（一八一三）春，禮壩又決，嚴詔斥鳳翔貽誤，革職，罰賠銀十萬兩，荷校兩月，遣戍烏魯木齊。未行，病歿。

黎世序，初名承惠，字湛溪，河南羅山人。嘉慶元年（一七九六）進士。十七年，調淮陽道。尋陳鳳翔黜，署南河河道總督，俟三年後果稱職，始實授。世序治河，力舉束水對壩，課種柳枝，驗土埽，稽垛牛，減漕規例價。行之既久，灘柳茂密，土料如林，工修河暢，涇縣包世臣號知河事，世序多用其說，惟築圈堰一事論不合。及創虎山腰滾壩，世臣阻之曰，「河以無溜為至險，攻大埽不與焉。湖以淤底為至險，掣石工不與焉。」世序初奏亦謂壩成遇不得已乃啓，然後實無歲不啓。泊嘉慶二十五年（一八二〇），上游河南睢州馬營兩口既合，閱歲大汛至，清河·安東·阜寧三縣境內河水常平堤，而中泓無溜。世序心知其害，道光四年（一八二四），竟以憂瘁而卒。後數月，高堰竟決。¹⁰

道光元年（一八二一），禮部右侍郎吳烜以御史王雲錦審視原武·陽武一帶，隄高如嶺，堤內甚卑。因倡言若不急於增隄，恐至夏盛漲，不免有出隄之患。上命河督張文浩偕豫撫姚祖同履勘。三年，江督孫玉庭·河督黎世序加培南河兩岸大隄，令高出盛漲水痕四五尺，除有工及險要處堤頂另估加寬，餘悉以丈五尺及二丈為度，五月工竣。四年十一月，大風，決高堰十三堡，山盱周橋之息浪菴壞石隄萬一千餘丈，奪文浩職。文浩遣戍，玉庭褫職留任。十二月，十三堡·息浪菴均

塞^①

手札(7)首稱「再河工習氣」云云、既用「再」字、實是承續上文之意、則其前應另有正文、而札末又無作者名諱之署、蓋此札前後皆有缺頁、其非全文可知矣。札中作者自稱「元」、並稱嘉慶十八九年漕務中、「彼時元爲總漕」、又有「漕督之阮」云云之詞。案「總漕」·「漕督」、即「漕運總督」、掌山東·河南·江蘇·安徽·江西·浙江·湖北·湖南八省之水運行政。又案李元度「阮文達(元)公事略」云、

「嘉慶十七年(一八一七)、往山西·河南勘事、遷工部侍郎。八月、授漕運總督……十九年(一八一四)、調撫江西。」^②正與手札所述相一致。手札(7)必出於阮元之手、蓋無可或疑矣。

阮元(一七六四—一八四九)、字伯元、號芸臺、又號雷塘庵主、晚號怡性老人、江蘇儀徵人。乾隆丙午(一七八六年)舉人、己酉(一七八九年)進士、由翰林院編修、大考一等第一名擢少詹事。歷官詹事、內閣學士、戶·禮·兵·工等部侍郎、山東·浙江學政、浙江·河南·江西巡撫、漕運總督、兩湖·兩廣·雲貴總督、太子少保、體仁閣大學士。嘉慶己未(一七九九)·道光癸巳(一八三三年)兩充會試總裁。戊戌(一八三八)秋、予告回籍、晉加太子太保、支食半俸。一八四六年、重宴鹿鳴、晉加太傅、支食全俸。年八十六卒、諡文達。本傳見「清史稿」卷三百六十四。

阮元博學淹通、早被知遇。敕編「石渠寶笈二編」、校勘「石經」。創編「國史儒林·文苑傳」、集「四庫」未收書一百七十二種、補中秘之闕。生平持躬清慎、所至必以興學教士爲急、在浙江則立話經精舍、在廣東則立學海堂、選高才肄業、造士有家法。撰「十三經校勘記」·「經籍叢話」·「皇清經解」。集清代天文·律算諸家作「疇人傳」。重修「浙江通志」·「廣東通志」。編輯「山左金石志」·「兩浙金石志」·「積古齋鐘鼎款識」·「兩浙輜軒錄」·「淮海英靈集」。刊當代名宿著述數十家爲「文選樓叢書」。自著曰「擘經室集」。工詩文、精鑒金石書畫、善篆隸行楷。所作書、鬱盤飛動。

作花卉木石、筆致秀逸。

百齡，字子頤，號菊溪，姓張氏，漢軍正黃旗人。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二）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遭回閒職十餘年，仁宗親政後，始加拔擢。累官廣西·山東巡撫、兩廣·兩江總督、協辦大學士。治河五年，首治河口、河口暢，乃求效於河。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）冬，卒於江寧。著有『除邪紀略』·『守意齋集』。傳見『清史稿』卷三百四十三。

湛溪即黎世序，潘綸閣即潘錫恩，均見上文。松湘圃即松筠，瑪拉特氏，蒙古正藍旗人。繙譯生員，考授理藩院筆帖式，充軍機章京，能任事，為高宗所知。乾隆四十八年（一七八三），超擢內閣學士，兼副都統。嘉慶時官至武英殿大學士。道光十四年（一八三四），以都統銜休致。逾年（一八三五），卒，年八十有二。松筠廉直坦易，脫略文法，不隨時俯仰，屢起屢蹶。服膺宋儒，亦喜談禪。尤施惠貧民，名滿海內，要以治邊功最多，治河非其所長也。喜為擘窠書，尤好作大虎字。有『古品節錄』、『綏服紀略』、『伊犁總統事略』。傳見『清史稿』卷三百四十二。

又菊翁即菊溪百齡，欽差之松即松筠也。

手札(8)作者伊里布（一七七二—一八四三），字莘農，鑲黃旗紅帶子。¹³嘉慶六年（一八〇一）進士，授國子監學正，改補典簿。道光以後，歷任永昌·安徽太平知府、浙江按察使·布政使、陝西·山東·雲南巡撫、雲貴總督、協辦大學士、兩江總督。道光二十年（一八四〇），鴉片戰爭起，英兵陷定海，命為欽差大臣，赴浙江查辦。尋以琦善代林則徐，命沿海遇敵勿擊，與英將義律約休戰。明年約破，免職。未幾英軍陷廈門·定海·鎮海·寶山·上海，進逼江寧，復以伊里布為欽差大臣，偕耆英赴江寧議和，為中國外交失敗之始。和議既成，英兵退，約於廣東議稅則，授廣東將軍。二十三年（一八四三），至粵，見民心不服，夷情狡橫，憂悴。逾月病卒。傳見『清史稿』卷三百七十。

手札(9)作者陶澍(一七七八一—一八三九)、字子霖、號雲汀、湖南安化人。嘉慶七年(一八〇二)進士。道光年間、歷任安徽・江蘇巡撫、官至太子少保、兩江總督。時鹽漕積弊甚深、澍首創海運及票鹽之法以救濟之、其他若治皖之荒政、在吳之三江水利、亦稱名績。凡在江南治河・治漕・治鹽、皆實心任事、不避嫌怨、而見義勇爲、胸無城府、用人能盡其長。又工書、近北碑。有『印心石屋文集』・『奏議』・『陶桓公年譜』・『淵明集輯注』・『靖節年譜』・『蜀輜日記』。傳見『清史稿』卷三百七十九。又陳變爲撰『行狀』¹⁴⁾、敘事最詳。

手札(10)未署「友生蔡之定頓首。見享年兄河帥大人閣下。甲午六月望後。」是此札確爲蔡之定致麟慶者無可或疑也。

蔡之定(一七四五—一八三四)、字麟昭、號生甫。歸田後、自號積穀山人。浙江德清人。乾隆五十八年(一七九三)進士、嘉慶元年(一七九六)授編修、繼任高宗實錄總纂、嗣升國子監司業、侍講學士。五年(一八〇〇)後、歷任順天鄉試同考官、會試同考官、河南正主考。十九年(一八一四)、議以紙幣代銀、忤旨遭譴、降爲鴻臚寺少卿。與翁方綱・劉墉・鐵保號稱「四大書家」。

案蔡之定序惲珠『紅香館詩草』稱「麟駕部慶、余己巳(一八〇九年)分校所取士也。」其「完顏母惲太夫人墓表銘」亦稱「南河總督麟慶見亭、嘉慶十四年(一八〇九)春、余分校禮闈所取士。」是蔡之定稱麟慶爲「年兄」、實是主試者對門生之稱、而自稱「友生」者、即施之於門下士之言也。惲珠稱永銘「與大兒麟慶同出蔡申甫學士之門」是矣。¹⁵⁾

又「甲午」即道光十四年(一八三四)、是年九月初八、蔡之定卒。此札既署「六月望後(陰曆十六日以後)」、距其卒僅二月有餘、蒼勁鬱勃、人書俱老、蓋其最晚年之作矣。蔡之定晚年主講鍾山・葢山兩書院、以闡揚理學著稱。今從此札又可知其最晚年講學紹興書院、藉以養家。著有『奏疏』・『古今體詩』。¹⁶⁾

又「江南少穆中丞」即林則徐、少穆其字也。道光十二年(一八三二)、林則徐調江蘇巡撫、「吳中浮饑、奏免逋賦、籌撫卹」

或爲「出格辦荒」其事矣。又明清朝稱巡撫爲「中丞」、而林則徐官江南最久、以吳民苦賦重、講求漕政、不遺餘力、於政事無不盡心、故人多以「江南」尊稱之而不名。

手札(1)係朱爲弼覆函麟慶者也。朱爲弼(一七七一一一八四〇)、字右甫、號芥堂、安徽休寧人。嘉慶十年(一八〇五)進士、授兵部主事。道光元年(一八二二)、擢御史、遷給事中。屢上疏言事、有直聲。十四年(一八三四)出爲漕運總督。時漕政積壞、奏陳剔弊速漕章程八事、下所司議行。以清操著、林則徐比之于成龍。十五年(一八三五)、以病乞免、允之。精鑒金石之學、隸篆有渾厚勁折之致、刻印神似秦漢。工山水、寫意花卉、涉筆便古、雖學徐渭·陳淳、而書卷之氣盎然、溢於楮墨。佐阮元纂「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」、所著有「蕉聲館詩文集」·「伯右甫吉金釋」·「鉅經堂集古印譜」。傳見「清史稿」卷三百七十六。楊峴有「漕運總督朱公墓表」、並可參看。

又印信用篆文、因謂印信曰「篆」·「封篆」即封印也。十二月下旬至翌年正月初旬、官府封鎖印信(封印)、停止公務、不復簽押。朱爲弼於札末署「十二月廿二日」、正是封印之期。

手札(1)作者「以榮」、不知其人、據其自署稱謂、應是麟慶之「妹夫」。案陸繼輅「山東泰安知府完顏君廷鑑墓誌銘」云、(13)「君三子、麟慶、嘉慶十四年進士……麟昌、武備院主事。麟書、候選通判。女子一人、內務府主事衍勛、其壻也。」又蔡之定「完顏母憚太夫人墓表銘」稱「女適董氏」、是「衍勛」與「以榮」應爲同一人、而姓董氏矣。惜衍勛其人其事亦不詳、錄此待考。

札中有「敬陳南河大局一摺」云云、又有「恭讀天語褒嘉」云云、而札末署「端午前三日」、此札之作或在道光十四年矣。又「計典」即「大計之事」、凡天下文武官員、三載考績以定黜陟、在內曰考察、在外曰大計。

手札⁽¹⁵⁾既無麟慶名諱字號、又無麟慶職守稱謂、似非致麟慶之書翰。況作者郎葆辰長麟慶二十八歲、札中稱受信者爲「老夫子大人」・「似親愛曰」・「長者」、而自稱「受業」、皆非麟慶所能堪受之詞。致疑於此、容待詳考。

郎葆辰（一七六三—一八三九）、初名福延、又名遂峯、字文臺、號蘇門、晚號桃花山人、浙江安吉人。嘉慶二十二年（一八一七）進士、官御史。工詩古文辭、善行楷書、尤長寫生、得陳道復・徐渭之法、超縱生疎、別具旨趣。畫蟹如生、有「郎蟹」之稱。

札中「不舞之鶴」、見『世說新語』排調篇所謂之「羊公鶴」。昔羊叔子有鶴能舞、嘗向客稱之。客至、試使驅來、氈麩而不能舞。故稱比之。言其名不副實也。

又丙吉事見『漢書』卷七十四。其言曰、

「吉又嘗出、逢清道羣鬪者、死傷橫道、吉過之不問、……吉前行、逢人逐牛、牛喘吐舌。吉止駐、使騎吏問、逐牛行幾里矣。……或以譏吉。吉曰、民鬪相殺傷、長安令・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、……宰相不親小事、非所當於道路問也。方春少陽用事、未可大熱、恐牛近行用暑故喘、此時氣失節、恐有所傷害也。三公典調和陰陽、職所當憂、是以問之。」

手札⁽¹⁶⁾未署簽「愚兄則徐手頓」、實與瀋陽故宮博物院・上海朵雲軒以及南京・山西・天津各博物院所藏林則徐真跡名款一致、此札應爲林則徐致麟慶者無疑。則徐長麟慶七歲、是其宜稱麟慶爲「仁棣」、而自稱「愚兄」也。

此札有「尊處恐吳門舖戶未能遵照」云云、「吳門」即江蘇吳縣。麟慶歷任官職中、其能計慮吳門舖戶者、唯江南河督任上而已。案麟慶之授河督在道光十三年（一八三三）三月戊戌、適丁母憂、改署理、⁽²⁰⁾服闋、乃實授。手札⁽⁴⁾稱「蒲月（五月）初、鈞駕（指麟慶）莅汴迎奉太師母老夫人（惲珠）靈輦入都。……頃閱邸抄、恭悉吾師（麟慶）奉安窰窰

事畢，即膺綸音出擢南河。」又手札(3)亦稱「九月下旬，已恭承帝簡，涖任清江受事。」是麟慶迎奉其母靈輅在十三年五月，而安葬事畢後，始實授江南河道總督，並於九年九月下旬涖臨河督駐紮之地清江浦（江蘇淮陰）。

至林則徐則於十二年（一八三二）自河東河道總督調江蘇巡撫，駐節蘇州，自此撫吳者五年，而於十七年（一八三七）春正月擢湖廣總督，又於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授欽差大臣赴廣東查禁鴉片。其後與英戰鬪，全推與林則徐，而謫戍伊犁。至二十五年（一八四五）七月，以戍所開墾有功，賞四品京官賜還。十一月命署理陝甘總督，整頓番務。二十六年（一八四六）補授陝西巡撫，剿辦刀匪。翌年（一八四七）調任雲貴總督，平撫漢藏紛爭。二十九年（一八四九）六月，以事遭掣肘，「夙恙又復迭發」²¹，而「除書頻奏姓名標，自入關來未入朝」²²，令其再無戀棧仕途之心，因以體弱多病為由，引身而退，告歸回籍，並以三十年（一八五〇）三月返抵福州。

是年九月，洪秀全太平天國事起，十月一日，林則徐受召為欽差大臣，翌日即由福州抱病啓程，擬赴廣西督剿。十二日，抵詔安，脾瀉舊症復作。十八日，喘急愈甚，遽回顧曰，「星斗南」²³。語畢舌蹇氣促。延至十九日辰刻，竟爾棄養，卒于潮州普寧縣。享年六十有六。²⁴

林則徐服官江南最久，然自一八三七年以後，即未重返江蘇，其欲向麟慶借摺匣一個，乞黃摺兩副，而「明辰如可勉行，當即趨聆清教」，應在麟慶總督江南河道任上，方有實現之可能。若此，則手札(16)之作應在道光十三年九月下旬至十六年冬之間可知矣。

林則徐書法以歐陽詢為宗，個性鮮明，傳世楹聯甚多，概以行書出之，皆清新秀勁，而筆墨酣暢，剛中寓柔，沈著痛快。著有「政書」、「雲左山房詩集」。²⁵

手札(17)書者文通，其人其事皆不詳。札中，文通稱其婿「道經貴治，極承關照」，又「奉到手書，並正始集二部」云云，

顯見其與麟慶實非泛泛之交、而有世好之誼。此札末署「丙申仲冬廿有四日」、即道光十六年（一八三六）、時麟慶猶在江西南河督任上、則「貴治」或指清江浦矣。

『國朝閩秀正始集』二十卷補遺一卷、完顏惲珠輯、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）紅香館刊本、今藏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圖書館、蓋是孤本僅存。是書卷首有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）惲珠「弁言」云、

「丙戌（一八二六）冬、大兒麟慶防河偶暇、檢余舊篋所存、及閩秀諸同調投贈之作、并近日所得各集、鈔錄成帙、計得國朝閩秀詩三千餘首、請付諸築氏、以廣流傳。余結習不忘、披讀一過、翻病其繁。乃不揣固陋、自加點定。凡篆刻雲霞、寄懷風月、而義不合於雅教者、雖美不錄。是卷所存、僅得其半、定集名曰正始。體裁不一、性情各正。雪艷冰清、琴和玉潤。庶無慚女史之箴、有台風人之旨爾。」

蓋是集之輯、以雅正爲主、旨在不失敦厚溫柔者也。其後又有『續集十卷』成於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）、已是惲珠卒後之事、筆者尚無眼福一見其書。單士釐又繼『續集』之後、「一遵惲例、以雅正爲主」、成『清閩秀正始再續集初編四卷』、有民國歸安錢氏排印本、現藏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。

「卦值中孚」云云、見「九二、鳴鶴在陰、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、吾與爾靡之。」孔穎達『周易正義』云、

「九二體剛、處於卦內、又在三四重陰之下、而履不失中、是不徇於外、自任其真者也。處於幽昧、而行不失信、則聲聞于外、爲同類之所應焉。如鶴之鳴於幽遠、則爲其子所和。……靡、散也。又无偏應、是不私權利、惟德是與、若我有好爵、吾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。」

文通「定有喜事」之說、或在於此。

手札(18)爲覺詮致麟慶函告其師借庵厭世、並呈借庵遺稿伏求刪定。覺詮、字性源、曹洞宗焦山系僧。長於華嚴、持律

堅固並行淨業。焦山位於江蘇潤州鎮江府丹徒縣（今江蘇省丹徒鎮）北九里江中，亦稱譙山·浮玉山。後漢焦先隱居於此，因稱焦山。漢興平年間（一九四—一九五）始建寺，稱普濟。宋嘉定年中（一二〇八—一二三四）重建，號焦山寺。圓悟克勤·枯木法成、佛印了元皆嘗住持。康熙二十五年（一六八六）賜敕額，改稱定慧寺。

覺詮師巨超清恒，別號借庵，俗姓陳氏，浙江海寧人，得法於焦山澄洮繼席定慧。誦課之餘，輒肆及詩古文辭，涵泳心性。²⁶李示傳「焦山借菴詩序」稱其「書法秀整，詩清遠拔俗，洵浮屠中傑出者。」²⁷

覺詮札中既稱「去夏旌節（指麟慶）駐山、放氈江滄」，又稱「今春借庵師……於正月晦茶毘示寂。」案「焦山志」卷二十五載麟慶「道光丙申六月廿日巡閱江工、放舟焦山作」及「放氈歌、兼示借菴上人·性源方丈」二詩，則麟慶「旌節駐山」應在道光丙申（一八三六年）六月，亦即覺詮所謂之「去夏」也。若此，則借庵歸真之「今年」應是一八三七年，而手札¹⁸之作亦必是同年之事矣。

麟慶在焦山所作詩共有十首，除上述二詩之外，其他「登山至三詔洞摩崖題名」·「別峯庵」·「由吸江亭至海門庵」·「定慧寺方丈」·「自然庵坐雨」·「天然圖畫對月」·「松寥閣」·「廿二日將行、風雨大作、仍宿焦山」八篇亦皆載錄於同書同卷之中。

韓愈（七六八—八二四）、字退之、唐昌黎人。貞元八年（七九二）登進士第。元和十四年（八一九）、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，上表極諫，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，與潮僧大顛寶通遊，人遂云奉佛氏，孟簡亦移書言及，因作「與孟尚書（簡）書」稱大顛「頗聰明、識道理」、「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、不為事物侵亂」、因與來往，而「非崇信其法、求福田利益也。」²⁸長慶四年卒，年五十七。諡曰文。

蘇軾（一〇三六—一一〇一）、宋眉州眉山人，字子瞻，自號東坡居士。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）進士乙科，六年（一〇六一）舉制科。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讀學士·禮部尚書。南宋乾道六年（一一七〇）孝宗皇帝賜諡文忠。

雲門宗了元佛印、字覺老、俗性林氏、江西浮梁人。住雲居山四十餘年、德洽縉素。東坡謫黃州、佛印住廬山、相與酬作章句。東坡嘗謁佛印、言暫借佛印四大爲坐榻。佛印曰、「祇如山僧四大本空、五陰非有、居士向甚麼處坐。」東坡不能答、遂留玉帶、佛印却贈以雲山衲衣。東坡乃作偈曰、「百千燈作一燈光、盡是恒沙妙法王。是故東坡不敢借、借君四大作禪床。病骨難堪玉帶圍、鈍根仍落箭鋒機。會當乞食歌姬院、奪得雲山舊衲衣。此帶閱人如傳舍、流傳到我亦悠悠。錦袍錯落猶相稱、乞與佯狂老萬回。」²⁹⁾東坡詩中喜用佛教經典或禪宗語錄、非止於字面而已、其自我吐露悟境者亦不少、「溪聲便是廣長舌、山色豈非清淨身」(贈東林常總)、實可見其揭開禪之境界者也。後人嘗自其集中擇錄此類詩句成『東坡禪喜集』。

手札(19)既無受信者之名款、所述內容亦難確認必與麟慶有關、而作者「生恩」更是其人其事不詳、是此函爲致麟慶者與否、尙無法遽定。其稱受信者爲「年兄」、是同年登科之同輩也。又京城之文官三年考察一次、以爲黜陟、謂之「京察」、即中央政府官吏所行之詮考也。

手札(20)未署「又肅」、因知其前必另有正函、蓋正函書完之後、始發現正函之中有所未備或疏忽處、須行補正。或另想及緊急要事、須儘速通知、因有如現今所謂「便條」之方式加於正函之後。唯收信與發信之人名姓以及通訊內容、皆書具正函之中、今僅存「又肅」之便條、實無從知悉其中詳情矣。

手札(21)作者湯貽汾(一七七七一—一八五三)³⁰⁾、字岩儀、號雨生、晚號粥翁、武進(今江蘇常州)人。祖大奎、爲臺灣鳳山令、林爽文之難、守死不去、於是貽汾父荀業從焉。曰父死忠、子死孝、皆聞而死。母楊氏霜居、有節操。貽汾以

祖父難蔭襲雲騎尉、積官至浙江樂清協副將、乞病歸、寄家金陵（南京）。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克金陵、從容赴水死、諡貞愍。凡天文·地輿·百家之學咸能深造、書畫詩文並臻絕品。有「畫梅樓倚聲」·「琴隱園詩集」。

湯貽汾此函開首即署「謹上大公祖大人閣下」。案清代官員致仕之後、定居村里者稱州縣官曰父母、巡撫·按察司·道台·知府等曰公祖、雖屬可笑、要亦沿襲明季之舊。³¹湯貽汾「服官三十年、家居二十年。」³²今以其享年七十七而論、則貽汾以病致仕應在一八三四年五十七歲之時。而其家居之後始有稱呼撫按司道府官為「公祖」者也。

又此函未有「謹遣子雲騎尉綬名代躬」。案馮承輝「國朝印識」近編卷一云、

「湯綬名、號壽民、武進人。雨生（湯貽汾）都督之長子。世襲雲騎尉、現官瓜州守備。」

「印識」卷首有承輝自識、署「道光十七年（一八三七）嘉平月」、是一八三七年十二月綬名已自雲騎尉昇遷瓜州守備、則手札(21)應書於一八三四年湯貽汾家居以後至一八三七年之間可知矣。

湯綬名（一八〇二—一八四六）、工篆隸行楷、山水得其家學、善畫梅桃、又工刻印、有「畫眉樓摹古印存」。

馮承輝（一七八六—一八四〇）、字少眉、一字伯承、自號梅花書隱、江蘇婁縣（今上海市松江）人。嗜篆刻、上規秦漢。旁通畫法、兼善人物花卉、尤喜畫梅。有「古鐵齋印譜」·「歷朝印識」。³³

湯貽汾此札出於四六駢儷之文、多用典故、今試為抉出、稍作詮解。

「闡幽」。「易、繫辭下」、「夫易彰往而察來、而微顯闡幽。」注曰、「易无往不彰、无來不察、而微以之顯、幽以之闡、闡、明也。」

「下賁」。權德輿「王崇術神道碑」、「沒代流慶、密章下賁。北追劇藩、乃進常侍。」賁然盛飾、尊貴者之光臨下位者也。「結草」。「春秋左傳」宣公十五年、「魏顆敗秦師于輔氏、獲杜回、秦之万人也。初魏武子有嬖妾、無子。武子疾、命顆曰、必嫁是。疾病則曰、必以為殉。及卒、顆嫁之曰、疾病則亂。吾從其治也。及輔氏之役、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、

杜回躡而顛、故獲之。夜夢之曰、余、而所嫁婦人之父也。爾用先人之治命、余是以報。」

「砥柱」。「水經·河水注」：「砥柱、山名也。昔禹治洪水、山陵當水者鑿之、故破山以通河、河水分流包山而過、山見水中、若柱然。故曰砥柱也。」今河南陝縣北東黃河水中山名、激流之中全無所動、喻亂世之中毅然守節者也。

「續懋旂常」。「晉書」卷七十五、史臣論王承、「英姿挺秀、籍甚一時。朝野挹其風流、人倫推其表燭。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常、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。」懋績、殊功也。旂、以交龍爲飾、諸侯之旗也。常、飾以日月黃龍、天子之旗也。

「械櫟」。「毛詩·大雅」、「凡瓦械櫟」。傳云、「山木茂盛、萬民得而薪之。賢人眾多、國家得用蕃興。」賢材眾多之喻。「蒲衰」。「晉書·顧悅之傳」、「悅之」與簡文(帝)同年、而髮早白。帝問其故。對曰、松柏之姿、經霜猶茂。蒲柳常質、望秋先零。」蒲柳凋零最早、因以喻早衰之體質。

「樗散」。即樗櫟散木之意。樗之大本、擁腫而不中繩墨。其小枝、卷曲而不中規矩³⁴。至於櫟、則以爲舟則沈、以爲棺槨則速腐、以爲器則速毀、以爲門則液構、以爲柱則蠹、是不材之木(散木)、無所可用。³⁵

「逐戎馬弓刀之隊」。湯貽汾以父祖難蔭襲雲騎尉、積官至樂清協副將、居官三十年、皆任軍職、故有「戎馬弓刀」之詞。「雕蟲」。「北史·李渾傳」、「嘗謂魏收曰、雕蟲小技、我不如卿。國典朝章、卿不如我。」魏收擅詞賦、辭藻富逸。後世因以雕蟲謂詞賦末藝也。

「咏絮」。「世說新語·言語篇」、「謝太傅(安)寒夜日內集、與兒女講論文義。俄而雪驟、公欣然曰、白雪紛紛何所似。兄子胡兒(謝朗)曰、撒鹽空中差可擬。兄女(謝道韞)曰、未若柳絮因風起。公大笑樂。」後世美稱女子詠詩爲「咏絮」。「母節」。楊鍾義「雪橋詩話」卷十一、「兩生都尉(湯貽汾)、嘉慶甲子(一八〇四年)官揚州守備、奉母楊太夫人寓瓊花觀、時年五十三。一夕釵斷、爲年十四時從其先德官昆明所賜、賦斷釵詩二章、世所稱斷釵吟節母者也。壬申(一八一二)以殉。」詩二章、其一云、「美便無瑕斷亦休、曉窗宵枕夢悠悠。於今別有思親淚、記與釵時初上頭。」其二云、「鏡非臺

已悟空門、贈嫁釵簪半不存。三十九年千萬路、鬢絲絲斷玉還溫。」

「牙籤」。以象牙製成之牌簽分類標識藏書、所以便檢查者。

「御李」。『後漢書·李膺傳』、「荀爽嘗就謁膺、因爲其御、既還、喜曰、今日乃得御李君矣。其見慕如此。」後以「御李」爲得親賢者之詞。

「立雪」。『朱子語錄』、「游（酢）·楊（時）二子初見伊川（程頤）。伊川瞑目而坐、二子侍。既覺曰、尙在此乎。且休矣。出門、門外雪深一尺。」

「登龍」。『三秦記』、「江海魚集龍門下、登者化龍。」『後漢書·李膺傳』、「士有被其（李膺）容接者、名爲登龍門。」

手札(22)書者自稱「儀吉」、未署姓氏。然以下述札中三事猶可推論其人其事、今試爲一說。

(a)「先高祖母復菴吟藁」云云。案「清史稿」卷五百八「列女」云、

「錢綸光妻陳、名書。綸光、嘉興人。陳、秀水人。幼端靜、讀書通大義。……綸光卒、教子尤有法度。子陳羣、自有傳。……陳（書）晚爲詩、號復庵。署書、號南樓老人。」

又卷四百八十六「文苑三」云、

「錢儀吉、字衍石、嘉興人、尙書陳羣曾孫。」

錢陳羣之母爲陳書、陳羣之曾孫即錢儀吉、則陳書實儀吉之高祖母也。手札(22)之必爲錢儀吉所書、蓋無可或疑矣。

陳書晚爲詩、號復庵（菴）、詩三卷、而戒其子陳羣毋付刻、其後遂至散佚、儀吉稱「竟無隻字之存」、或爲近實之詞。

陳書又工繪事、善花鳥草蟲、山水·人物亦擅長、筆力老健、風神簡古。『石渠寶笈』續編·三編及「祕殿珠林」續編皆見著錄。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者有七幅。³⁶

錢陳羣（一六八六一一七七四）、字主敬、號香樹、又號柘南居士。康熙六十年（一七二一）進士、官至刑部左侍郎、以反穀疾罷歸、詔在籍食俸、乾隆常寄詩相與唱和、恩賚極重。與沈德潛齊名、每賜詩、必並稱「大老」。善書、間亦作畫、行書極有風致。著有「香樹齋集」。「本傳」見「清史稿」卷三百五、其生平事跡詳見于敏中「錢公陳羣墓誌銘」。³⁷

錢儀吉（一七八三一—一八五〇）、號衍石、又號星湖·心湖。嘉慶十三年（一八〇八）進士、官戶部給事中。道光十年（一八三〇）、因公鑄級、絕意仕進。罷官留京三年後、主廣東學海堂、居粵三年、丙申（一八三六年）春、主河南大梁書院。儀吉沈潛經史、纂述極富。其經學講求故訓、發揮古義、著有「經典證文」、「說文雅厭」。又刊「經苑」、補「通志堂經解」之失收者得四十一種。其讀史、則補晉「兵志」、「朔閏」諸表。撰「三國晉南北朝會要」。又輯「國朝碑傳集」一百六十卷、先正碑版狀記之文、旁及地志·雜傳、以其時·以其爵·以其事次第排比、起開國而迄當時、俾有清三百年間史料粲然大備。「本傳」見「清史稿」卷四百八十六。其弟子蘇源生有「書先師錢星湖先生事」、³⁸述其生平最詳。

(b) 「亡室聽松樓稟」云云。案惲珠「國朝閩秀正始集」卷十九收陳爾士詩五首、「小傳」云、

「字煒卿、浙江餘杭人。給事中錢儀吉室、著有「聽松樓稿」。」

楊鍾義「雪橋詩話餘集」卷六亦云、

「衍石（錢儀吉）配煒卿夫人爾士、餘杭陳氏。有「閨門集」·「禮婦職集」·「聽松樓女訓」之作。卒於道光元年（一八二二）、衍石類次遺文都為一集。」

據此可知、手札⁽²²⁾必為錢儀吉所書矣。陳爾士工詩、詩風含蓄蘊藉。其「輯歷代后妃表成、詩以落之」（五古）、洋洋灑灑、淋漓盡致、楊鍾義稱為「上下千古、閩秀中僅見之作。」宜乎其傳誦一時矣。

(c) 「舍姪孫女聚瀛」云云。案「正始集」卷二十錄錢聚瀛詩二首、「小傳」云、

「字斐仲、號餐霞女史、浙江秀水人、布政使寶甫女、諸生戚士元室。」

「寶甫」即錢昌齡（一七七一—一八二七），避仁宗昌陵，以字行，官至雲南布政使。父錢世錫，入翰林。祖錢載（一七〇八一—一七九三），字坤一，號籀石，乾隆十七年（一七五二）進士，官至禮部侍郎。錢載為陳羣族孫，從陳羣母陳書受畫法，善寫生，又工書，蒼秀高勁，亦如其詩，有「籀石齋集」。

寶甫既為錢載之孫，而錢載又為陳羣之族孫，則寶甫之父世錫應為陳羣之族曾孫，而與儀吉同一輩分，誼屬從兄弟者也。若此，則儀吉較寶甫高一輩分，宜乎其稱寶甫之女聚瀛為「姪孫女」也。手札(22)書者必為錢儀吉，於此更可得一旁證焉。

陳爾士·錢聚瀛詩見收於惲珠「正始集」、已如上述，是錢儀吉札中有「得與斯選」、「掛名簡端」之言。然該集未收陳書詩作，而儀吉乃稱「今讀鉅製，錄有題畫一詩」者，此「鉅製」顯非指「正始集」而言。況札中既稱「嗣讀大著正始諸集」，又稱「欲奉求先生各賜一二部」，蓋儀吉於鄒鍾泉太守處所借觀者，「正始集」之外，另有其他著作可知矣。案程孟梅「正始集跋語」云、

「擇列女之卓行可傳者，分類編次，為『蘭閨寶錄』一書，將與是編（『正始集』）同壽梨棗，蓋揚班（固）·左（思）之才，與示郝·鍾之禮法，意有並重，所以垂教於閨門者，至深且遠矣。」

儀吉札中所謂「仰窺彤管表彰之意，尤在宣昭閨範，垂示禮宗」正與程跋旨趣相吻合，是陳書題畫一詩既不見收於「正始集」，則或在「蘭閨寶錄」中，或在「正始續集」之中矣。⁴¹

「蘭閨寶錄」稿本原有六卷，今存二·四·五·六共四卷，現藏四川省圖書館。「正始續集」（程孟梅「補遺」一卷）稿本現藏遼寧省圖書館。⁴² 惜尙無眼福一見。至刊刻之本尙存天壤間否，亦未可知。

又鄒鍾泉太守即鄒鳴鶴（一七九三—一八五三），江蘇無錫人，道光二年（一八二二）進士，官至廣西巡撫。太平天國軍攻桂林，力守危城，得不陷，以不及援全州落職。尋協守江寧，城破，殉節。工詩文，有「世忠堂詩古文集」。⁴³ 鍾泉姪女鄒蕙貞，字蕊珠，早卒，有「慎餘齋詩稿」。鍾泉序其集梓之。「正始集」卷十九選錄其詩。

以下茲請選擇札中詞句、或可稍減讀者查書之勞。

「太夫人秉南田之家法」。南田即惲恪（壽平）。札中既有「大梁爲舊臨之地」、又有「大著正始諸集」之言、則「太夫人」明指麟慶之母惲珠、而手札⁽²²⁾確爲錢儀吉致麟慶者無疑矣。

「東觀」即漢時宮中著述及藏書之所。

「鍾郝」。鍾即王渾妻、字琰、聰慧、弘雅、美容止、善嘯咏、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。郝爲渾弟王湛妻、亦有德行。「世說新語」賢媛第十九有「鍾·郝爲姊姒、雅相親重。鍾不以貴陵郝、郝亦不以賤下鍾。東海（王湛子王承）家內則郝夫人之法、京陵（王渾）家內範鍾夫人之禮。」姊姒、兄弟妻相稱謂也。年長者曰姒、少者曰姊。

「崔輿」一詞、不見於「佩文韻府」、或爲錢儀吉所創。案白居易「送崔使君侍親赴任詩」云、

「連持使節歷專城、獨賀崔侯最慶榮。烏府一拋霜簡去、朱輪四從板輿行。發時正許沙鷗送、到日方乘竹馬迎。惟慮郡齋賓友少、一杯春酒共誰傾。」

錢儀吉所謂「崔輿」或用白詩崔侯侍親赴任、板輿迎養其親之意。麟慶父完顏廷鑑卒於嘉慶二十五年（一八二〇）、其後麟慶皆迎其母赴任、甲申（一八二四年）九月調任河南潁川郡時、鮑文芸嘗親見麟慶奉其太夫人板輿、而登樓遙送、有「義方有訓欽賢母、曾向樓頭望板輿」之句、正可證實麟慶侍親赴任之事。

錢儀吉主河南大梁書院在一八三六年春、惲珠「正始集弁言」未署「道光九年（一八二九）……書於大梁道署之補梅書屋」、大梁實爲惲珠隨其子赴任之地、「崔輿舊臨之地」本意即在此乎。又儀吉既稱「及來大梁」云云、則此札之作應在一八三六年以後、時惲珠已逝、而麟慶亦已調任江南河道總督矣。

「惠班」。班昭、字惠班、一名姬、扶風班彪之女、適同郡曹世叔、博學高才。世叔早卒、有節行法度。兄班固著「漢書」、其「八表」及「天文志」未及竟而卒。和帝詔昭就東觀臧書閣踵而成之。帝數召入宮、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、號曰「大

家」。作「女誠」七篇，有助內訓。年七十餘卒。所著賦頌銘誄，凡十六篇。詳見「後漢書」卷八十四「列女傳」。

「宣文」、晉太常韋逞之母宋氏之號，不知何郡人。家世儒學，幼喪母，其父躬自養之，及長，授以家學「周官音義」。苻堅就宋氏家立講堂，隔絳紗幔以授業，善傳家學，號宋氏爲「宣文君」。見「晉書」卷九十六。

「蘭閨」。范曄「後漢書·后妃傳贊」有「班政蘭閨」。李賢注稱「蘭林、殿名，故言蘭閨。」原是皇妃寢室之意，後世則婦人之寢室亦有此稱。

「中壘之傳」、指劉向所著之「列女傳」。劉向（前七七—前六），字子政，本名更生，沛人。漢高祖少弟楚元王交之後也。成帝時任中壘校尉。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，自近者始，故采取「詩」、「書」所載賢妃貞婦，興國顯家可法則，及孽嬖亂亡者，序次爲「列女傳」凡八篇，以戒天子。「本傳」見「漢書」卷三十六。

「茂先之箴」、指張華所著之「女史箴」。張華（二三二—三〇〇），字茂先，范陽方城人。懼后族之盛，作「女史箴」以爲諷。文見「文選」卷五十六。女史、女人之官，執彤管（赤軸之筆）書后妃之事。張華「本傳」見「晉書」卷三十六。

「濟南王氏」二云，指王士祿「燃脂集」。王士祿（一六二六—一六七三），字子底，自號西樵山人，濟南新城人。順治乙未（一六五五年）進士，官吏部考功員外郎。爲人清介有守，自少以文章知名，尤工於詩，與弟士祐、士禎號「三王」。以母喪，哀毀卒，年四十八。鄉人私謚節孝先生。有「讀史蒙拾」、「十笏山房集」、「西樵集」。又選古今閨秀之詩文成「燃脂集」。「燃脂集」尙無眼福一見，張潮（一六五〇—？）刻「昭代叢書」，已稱「未能寓目」其書，僅以「燃脂集例」刊於乙集卷第二十八，略識其州次部居，義例法程而已。⁴⁷今福建省圖書館藏有「燃脂集」□□首五卷，引用書目一卷。宮閨氏籍藝文考略□卷」，王士祿所輯稿本。有清江標跋，存二十九卷。又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有「然脂百一編五種五卷」，王士祿編，傅從禮重編，清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傅以禮家抄本。有傅以禮校注并跋，蔣鳳藻跋。⁴⁸

手札(23)書者自稱「國瑞」、札末又署「受業國瑞」。案「清史稿」中氏名「國瑞」者有二、一為「陳國瑞」、又一為滿人大臣之「國瑞」。⁴⁸⁾

陳國瑞、字慶雲、湖北應城人。故驍將、隨同僧格林沁卓著戰功、授處州總兵、記名提督。兩坐事削職、戍黑龍江。「本傳」見「清史稿」卷四百二十八。洪良品「陳總兵事略」稱其「(光緒)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傷病卒於戍所、年四十六。」⁴⁹⁾光緒八年(一八八二)、年四十六、則陳國瑞應生於一八三七年。麟慶卒於一八四六年、時陳國瑞僅十歲、要無受業於麟慶門下之事、而手札(23)又非十歲之人所能書寫者、更是不待多言者矣。

又滿人國瑞「清史稿」無其「本傳」、而屢見於「部院大臣年表」中。自咸豐四年甲寅(一八五四)十月遷工部左侍郎、五年乙卯(一八五五)四月任刑部右侍郎、九年己未(一八五九)十一月遷工部右侍郎、以至於同治二年癸亥(一八六二)、皆居滿大臣席次、因加「滿人」以為識別。以年代及官位而論、若「國瑞」為麟慶之受業門生、則或是「滿人國瑞」亦未可知、然終究是推測而已、並無實證實據。姑誌於此、有待將來詳考焉。

注

①見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2000春季拍賣會圖錄「中國書畫(古代)」。

②見繆荃孫「續碑傳集」卷三十三。

③見錢儀吉「碑傳集」卷一百十。

④惲秉怡(一七六二—一八三三)、字潔士、號梧岡、諸生。書畫皆入能品、而書尤善、受法於同里莊然一。然一師歐陽詢父子、而秉怡以徐浩為宗、論者以為各有勝處。畫承家學、先善寫竹、後工山水、沈雄娟秀。為人清操自勵、淡

於進取。

⑤ 惲毓秀（一七三二—一八〇〇）、字虞臣、號義溪。工書畫、雍正時以繪事考試第二、入方略館、議敘直隸肥鄉縣典史。
⑥ 惲珠條參見楊鍾義『雪橋詩話』卷十。其生平事跡詳見蔡之定『完顏母惲太夫人墓表銘』·潘世恩『惲太夫人傳』·英和『惲太夫人傳』（以上三文收於『碑傳集』卷一百四十九。）

⑦ 見四庫全書『重編瓊臺叢提要』。

⑧ 見四庫全書『容春堂集提要』。

⑨ 見楊殿珣『中國歷代年譜總錄』頁二八六。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〇年。

⑩ 陳鳳翔·黎世序條俱見『清史稿』卷三百六十。

⑪ 見『清史稿』卷一百二十六『河渠志』一。

⑫ 見『續碑傳集』卷三。

⑬ 清制、凡宗室用黃帶、覺羅用紅帶、以其帶色分之。故俗稱宗室曰黃帶子、稱覺羅曰紅帶子。『清會典』宗人府、「凡王牒所載、以顯祖宣皇帝之本支子孫爲宗室、伯叔兄弟之旁支子孫爲覺羅。」

⑭ 見『續碑傳集』卷二十三。

⑮ 見『閩秀正始集』卷十八「友菊」條。永銘，字雲樵，知州（當在貴州舊思南府境。臧勵蘇『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』）人。友菊，其室也。又「申甫」、各書皆作「生甫」、惲珠或另有所據。

⑯ 蔡之定生平傳略參見『碑傳集』卷首下『作者紀略』·臧勵蘇『中國人名大辭典』及『德清新聞網』。

⑰ 見『清史稿』卷三百六十九『林則徐傳』。

⑱ 見『續碑傳集』卷二十二。

⑲參見附圖。圖1、《行書自勵軸》中國歷史博物館。圖2、《行書七言聯》故宮博物院。圖3、《行書七言聯》上海朵雲軒。圖4、《行書山居四時詩屏》瀋陽故宮博物院。圖5、《行書春夏雜興軸》南京博物院。圖6、《行書知足說軸》天津藝術博物館。以上採自『中國真蹟大觀』清十一（啓功·村上三島圖版監修。林宏作釋文監修。同朋舍出版）。

⑳署理者、謂官吏死亡免官出差、及有他事故不在其任之時、使他官吏代理之也。（『清國行政法汎論、官吏法、文官任務、署理』）

⑲見『林則徐書簡』增訂本頁二九六至二九七。福建人民出版社、一九八五年八月。

⑳見林則徐『袁午橋禮部甲三閩余乞疾寄贈依韻答之。』（『雲左山房詩鈔』卷八。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年家刻本）。

㉑「星斗南」一語、有謂即福建方言「新豆欄」（當時洋商聚居之地）、或謂即「心頭疼」、遂有傳聞林則徐爲洋商毒害之說。吳格「林則徐死因考辨」稱「林則徐之死、是因久患未治的脾肺諸症之迸發及用藥未能生效、并不只是腹瀉的緣故。林則徐并非僅因腹瀉而死、則其被洋商投毒害死的說法即難以成立。」（『華東師範大學學報』一九八四年第一期）。

㉒此段詳見來新夏『林則徐年譜新編』頁六九八。（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、一九九七年六月）。

㉓林則徐生平事跡有金安清『林文忠公傳』·李元度『林文忠公別傳』·曾寅光『林文忠公逸事』（『續碑傳集』卷二十四）。「本傳」見『清史稿』卷三百六十九。

㉔見味庵諭謙『新續高僧傳四集』卷六十五「清丹徒焦山定慧寺沙門釋清恒傳」。

㉕見『焦山志』卷十七。

㉖見『韓昌黎文集』卷三（馬其昶校注本）。

㉗見『續傳燈錄』卷第六。

㉘蔣敦復『湯將軍行略』（『續碑傳集』卷六十四）稱貽汾赴水而沒「實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二月十二日子時也。生

年七十有七。」又「清史稿」卷三百九十九「戴熙傳」附「湯貽汾傳」亦稱「及粵匪熾、貽汾見時事日亟、語人曰、吾年七十有七……惟當致命遂志、以見先人。」湯貽汾生卒年據上二說推算。

③1 參見王士禎「池北偶談」卷二十六。

③2 見蔣敦復「湯將軍行略」。

③3 見葉銘「再續印人小傳」卷一。

③4 見「莊子·逍遙遊」。

③5 見「莊子·人間世」。

③6 參見「故宮書畫錄」增訂本卷五、國立故宮博物院印行。

③7 載「碑傳集」卷三十四。

③8 參見「碑傳集」卷首錢儀吉自序。

③9 載閔爾昌「碑傳集補」卷十。

④0 以上俱見「清史稿」卷三百四。

④1 參見單士釐「清閩秀正始再續集例」。

④2 見翁連溪編校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」(北京線裝書局。二〇〇五年五月)。

④3 參見侯楨、薛福成「行狀」(二文俱載「續碑傳集」卷五十五)。「本傳」見「清史稿」卷三百九十九。

④4 見鮑文芸(伴香)「聞(惲珠)將選閩秀正始集、徵詩到徽、謹賦二章、以誌欣幸」序。

④5 「清史稿」卷二百六十六「王士禎本傳」云、「(康熙)十一年(一六七二)典四川試、母憂歸。」卷四百八十四稱王士禎「母喪、以毀卒、年四十有八。」鄭方坤「王君士禎小傳」(「碑傳集」卷一百三十七)稱「(士禎)距太夫人小祥

未二旬而歿。」是王氏之母喪於一六七二年、而翌年一六七三年士祿以毀卒。與王士禎「池北偶談」卷二十一所言「先考功西樵、於癸丑（一六七三）七月廿二日以哭先淑人不起」正合。又享年既是四十八、則其生年應在一六二六年矣。毛奇齡「三年服制考」（『昭代叢書』乙集卷七）、十二月爲期、十三月爲小祥、設祥祭、又名練祭、易重服爲練服。」吳榮光「歷代名人年譜」康熙十二年癸丑（一六七三年）條、「王西樵（士祿）卒於七月二十二日（年四十四）」、「四十四之說未知所據。

④張潮、歙縣人、字山來、號心齋。以歲貢官翰林孔目。以刊刻『昭代叢書』・『檀几叢書』、輯『虞新新志』爲世所稱。有『心齋聊復集』・『花影詞』。

④7王士祿「自序」、「念纂述之未備、惜彤管之凋零、矢意輯爲此書。歷今十五寒暑、始克就緒。時則繇臯古以迄當代、人則繇宮闈以迄風塵、文則繇風雅以迄襍著。」分緣起・部署・尊經・核史・刊謬・存異・去取・黜評以爲全書之綱要。

④8「燃脂」稿本・抄本詳見翁連溪「中國古籍善本總目」。

④9參見何英芳「清史稿紀表傳人名索引」。中華書局出版、一九九六年四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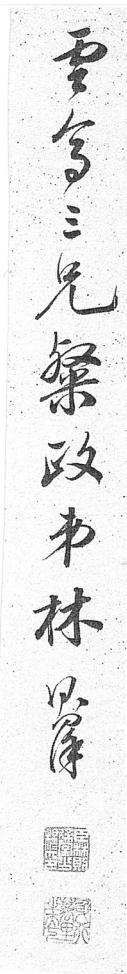
⑤0「續碑傳集」卷五十。

提要

この論考は『麟慶知交手札』（"Letters to Lingqing from His old Friends"）に収められている二十三通の書翰について、それぞれの①書者の氏名と経歴、②書者と麟慶とのかわり、③書写の年月、④書翰の内容および言及されている人物や事件、⑤書翰の用語や出典、などを考証し解説したものである。

麟慶知交手札

※ 釈文と解題の二篇を合冊するにあたって、二〇〇八年日本芸術院賞受賞・日本書芸院副理事長杭迫柏樹氏より
表紙の題署を賜った。謹んで御礼申し上げます。



圖(4)



圖(3)



圖(2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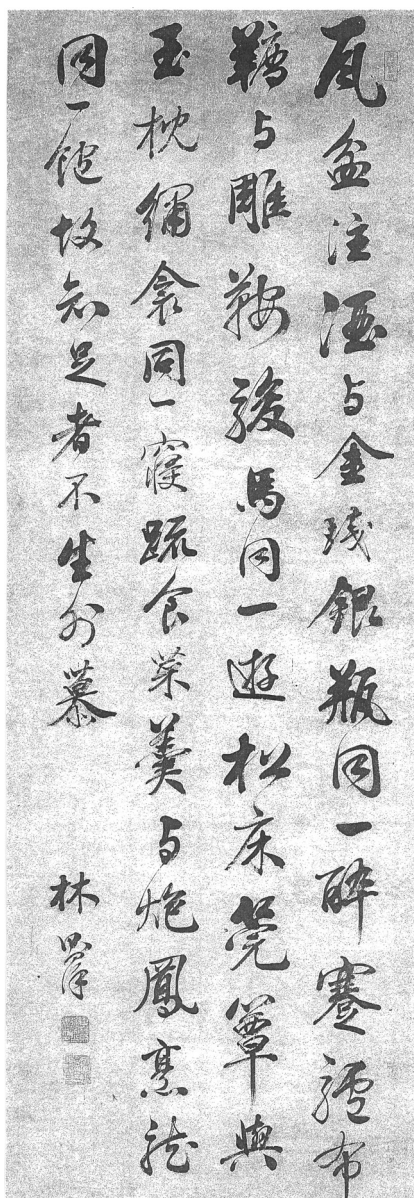
圖(1)

春之日吾愛其草薰木欣，可以道
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日吾愛其
氣清，風冷，可以蠲煩解醒起人心
情山掄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洞
生水與似平

林岸書



圖(5)



圖(6)

The Bibliography of “*Letters to Linqing from His Old Friends*”

Kousaku HAYASHI

This study is concerned with the bibliography about 23 letters recording in “*Letters to Linqing from His Old Friends*” in the 19th century in China.

The author has elucidated and explained following items about each letter: 1. the name and career of the writers of the letters; 2. the relation and comradeship between the writers and Linqing; 3. the month and year when the letters were written; 4. the content of the letters and the persons and events mentioned in the letters; and 5. the idioms and the source of quotations written in the letters.